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鬼神傳  
第十七回 善繼欺弟 家業不平 母子商酌 公堂訴情

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部，又討了各倉各庫匙鑰，每日只去查點家財什物，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裡問安。直等嗚呼之後，梅氏差丫鬟去報知凶信，夫妻兩口方才跑來，也哭了幾聲「爹爹」。沒一個時辰，就轉身去了。到委著梅氏守屍。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，不要倪善繼費心。殯殮成服後，梅氏和小孩子兩口，守著孝堂，早暮啼哭，寸步不離。善繼只是點名應客，全無哀痛之意，七中便擇日安葬。回喪之夜，就把梅氏房中，傾箱倒篋，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。梅氏乖巧，恐怕收去了他的行樂圖，把自己原嫁來的兩隻箱籠，到先開了，提出幾件穿舊衣裳，教他夫妻兩口檢看。善繼見他大意，到不來看了。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，自去了。梅氏思量苦切，放聲大哭。那小兒子見親娘如此，也哀哀哭個不住。恁般光景：任是泥人應墮淚，縱教鐵漢也酸心。

次早，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看這房子，要行重新改造，與自家兒子做親。將梅氏母子，搬到後園三間雜屋內棲身。只與他四腳小牀一張和幾件粗土粗凳，連好家火都沒一件。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鬟，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，止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。每日是他廚下取飯。有菜沒菜，都不照管。梅氏見不方便，索性討些飯米，堆個土灶，自炊來吃。早晚做些針指，買些小菜，將就度日。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，束脩都是梅氏自出。善繼又屢次教妻子勸梅氏嫁人，又尋媒媪與他說親，見梅氏誓死不從，只得罷了。因梅氏十分忍耐，凡事不言不話，所以善繼雖然凶狠，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。光陰似箭，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。原來梅氏平生謹慎，從前之事，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題。只怕娃子家口滑，引出是非，無益有損。守得一十四歲時，他胸中漸漸經渭分明，瞞他不得了。一日，向母親討件新綢衣穿，梅氏回他：「沒錢買得。」善述道：「我爹做過太守，止生我兄弟兩人。見今哥哥恁般富貴，我要一件衣服，就不能勾了，是怎地？既娘沒錢時，我自與哥哥索討。」說罷就走，梅氏一把扯住道：「我兒，一件綢衣，直甚大事，也去求人。常言道：『惜福積福，小來穿線，大來穿綢。若小時穿了綢衣，大來線也沒得穿了。再過兩年，等你讀書進步，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著。你哥哥不是好惹的，纏他甚麼！』」善述道：「娘說得是。」口雖答應，心下不以為然。想著：「我父親萬貫家私，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。我又不是隨娘晚嫁，拖來的油瓶，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。娘又是恁般說，終不然一疋綢兒，沒有我分。直待娘賣身來做與穿著。這話可生奇怪，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，怕他怎的？」

心生一計，瞞了母親，逕到大宅裡去。尋見了哥哥，叫聲：「作揖。」

善繼吃了一驚，問他：「來做甚麼？」善述道：「我是個縉紳子弟，身上襤褸，被人恥笑。特來尋哥哥，討疋綢去做衣服穿著。」善繼道：「你要衣服穿，自與娘討。」善述道：「老爹爹家私，是哥哥管，不是娘管。」善繼聽說「家私」二字，題目來得大了，便紅著臉問道：「這句話，是那個教你說的？你今日來討衣服穿，還是來爭家私？」善述道：「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，今日光要件衣服，裝裝體面。」善繼道：「你這般野種，要什麼體面？老爹爹縱有萬貫家私，自有嫡子嫡孫，干你野種屁事！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攬撥到此討野火吃。莫要惹著我性子，教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處。」善述道：「一般是老爹爹所生，怎麼我是野種？惹著你性子便怎地？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，你就獨佔了家私不成？」善繼大怒，罵道：「小畜生，敢挺撞我！」牽住他衣袖兒，捻起拳頭，一連七八個栗暴，打得頭皮都青腫了。善述掙脫了，一道煙走出，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。一五一十，備細述與母親知道。梅氏抱怨道：「我教你莫去惹事，你不聽教訓，打得你好！」口裡雖如此說，扯著青布衫，替他摩那頭上腫處，不覺兩淚交流。有詩為證：

少年嫠婦守遺孤，食薄衣單百事無。

只為家庭缺孝友，同枝一樹判榮枯。

梅氏左思右想，恐怕善繼藏怒，到遣使女進去致意，說小學生不曉世事，衝撞長兄，招個不是。善繼自怒氣不息。次日侵早，邀幾個族人在家，取出父時親筆分關，請梅氏母子到來，公同看了。便道：「尊親長在上，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，要攆他出去。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家私，發許多說話。恐怕日後長大，說話一發多了。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，東莊住房一所，田五十八畝。都是遵依老爹爹遺命，毫不敢自專，伏乞尊親長作證。」這伙親族，平昔曉得善繼做人利害，又且父親親筆遺囑，那個還肯多嘴，做閒冤家。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。那奉承善繼的說道：「千金難買亡人筆。照依分關，再沒話了。」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，也只話道：「男子不吃分時飯，女子不著嫁時衣，多少白手成家的。如今有屋住，有田種，不算沒根基了。只要自去掙時，得粥莫嫌薄，各人自有個命在。」

梅氏料道：在園屋居住不是了日，只得聽憑分析。同孩兒謝了眾親長，拜別了祠堂，辭了善繼夫婦。教人搬了幾件舊家火，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，僱了牲口騎坐，來到東莊屋內。只見荒草滿地，屋瓦稀疏，是多年不修整的。上漏下濕，怎生住得？將就打掃一兩間，安頓牀鋪。喚莊戶來問時，連這五十八畝田，都是最下不堪的。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勾。若荒年，只好賠糧。梅氏只叫得苦，到是小學生有智，對母親道：「我弟兄兩個，都是老爹爹親生，為何分關上如此偏向？其中心有緣故。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？自古道：家私不論尊卑。母親何不告官申理。厚薄憑官府判斷，到無怨心。」梅氏被孩兒題起線索，便將十來年隱下表情，都說出來，道：「我兒休疑分關之語，這正是你父親之筆。他道你年小，恐怕被做哥的暗算，所以把家私都判與他，以安其心。臨終之日，只與我行樂圖一軸，再三囑付：其中含藏啞謎，直待賢明有司在任，送他詳審，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，不致貧苦。」善述道：「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說。行樂圖在那裡，快取來與孩兒一看。」梅氏開了箱兒，取出一個布包來。解開包袱，裡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著。拆了封，展開那一尺闊、三尺長的小軸兒，掛在椅上，母子一齊下拜。梅氏通陳道：「村莊香燭不便，乞恕褻慢。」善述拜罷，起來仔細看時，乃是一個坐像，烏紗白髮，畫得豐彩如生。懷中抱著嬰兒，一隻手指著地下。揣摩了半晌，全然不解。只得依舊收卷包藏，心下好生煩悶。

過了數日，善述到村前要訪個師父講解，偶從關王廟前經過。只見一伙村人，抬著豬羊大禮，祭賽關聖。善述立住，抬頭看時，又見一個過路的老者，拄了一根竹杖，也來閒看。問著眾人道：「你們今日為甚賽神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遭了屈官司，幸賴官府明白，斷明瞭這公事。向日許下神道願心，今日特來拜償。」老者道：「甚麼屈官司？怎生斷的？」內中一人道：「本縣向奉上司明文，十家為甲。小人是甲首，叫做成大。同甲中有個趙裁，是第一口針線。常在人家做夜作，整幾日不歸家的。忽一日出去了，月餘不歸。老婆劉氏央人四下尋覓，並無蹤跡。又過了數日，河內露出一個屍首，頭都打破的，地方報與官府。有人認出衣服，正是那趙裁。趙裁出門前一日，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，一時發怒，打到他家，毀了他幾件家私，這是有的。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。前任漆知縣，聽信一面之詞，將小人問成死罪。同甲不行舉首，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。小人無處伸冤，在獄三載。幸遇新任滕爺，他雖鄉科出身，甚是明白。小人因他熟審時節，哭訴其冤。他也疑惑道：酒後爭嚷，不是深仇，怎的就謀他一命？准了小人狀詞，出牌拘人覆審。滕爺一眼看著趙裁的老婆，千不說，萬不說，開口便問他，曾否再醮？劉氏道：『家貧難守已嫁人了。』又問：『嫁的甚人？』劉氏道：『是班輩的裁縫，叫沈八漢。』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，問道：『幾時娶這婦人？』八漢道：『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，小人方才娶回。』滕爺道：『何人為媒，用何聘禮？』八漢道：『趙裁存日，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，小人聞得趙裁死信，走到他家探問，就便催取這銀子，那劉氏沒得抵償，情願將身許嫁小人，准折這銀兩，其實不曾央媒。』滕爺又問道：『你做手藝的人，那裡來這七八兩銀子？』八漢道：『是陸續湊與他的。』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。八漢開了出來，或米或銀共十三次，湊成七兩八錢之數。滕爺看罷，大喝道：『趙裁是你打死的，如何妄陷平人？』使用夾棍夾起，八漢還不肯認。滕爺道：『我說出情弊，教你心服。既然放本盤利，難道再沒第二個人托得，恰好都借與趙裁？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奸，趙裁貪你東西，知情故縱。以後想做長久夫妻，便謀死了趙裁。卻又教那婦人告狀，捻在成大身上。今日你開帳的字，與

舊時狀紙筆跡相同，這人命不是你誰？」再教把婦人撈起，要他承招。劉氏聽見滕爺言語，句句合拍，分明鬼谷先師一般，魂都驚散了，怎敢抵賴。拶子套上，便承認了。八漢只得也招了。原來八漢初起與劉氏密地相好，人都不知。後來往來勤了，趙裁怕人眼目，漸有隔絕之意。八漢私與劉氏商量，要謀死趙裁，與他做夫妻。劉氏不肯，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，哄他店上吃得爛醉。行到河邊，將他推倒，用石塊打破腦門，沉屍河底。只等事冷，便娶那婦人回去。後因屍骸浮起，被人認出。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嚷之隙，卻去唆那婦人告狀。那婦人直待嫁後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。既做了夫妻，便不言語。卻被滕爺審出真情，將他夫妻抵罪，釋放小人寧家。多承列位親鄰鬥出公分，替小人賽神。老翁，你道有這般冤事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恁般賢明官府，真個難遇。本縣百姓有幸了！」倪善述聽在肚裡，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「有恁地好官府，不將行樂圖去告訴，更待何時？」母子商議已定，打聽了放告日期，梅氏起個黑早，領著十四歲的兒子，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喊。大尹見沒有狀詞，只有一個小小軸兒，甚是奇怪，問其緣故。梅氏將倪善繼平昔所為，及老子臨終遺囑，備細說了。滕知縣收了軸子，教他且去。」待我進衙細看。」正是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一幅畫圖藏啞謎，千金家事仗搜尋。只因嫠婦孤兒苦，費盡神明大尹心。  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